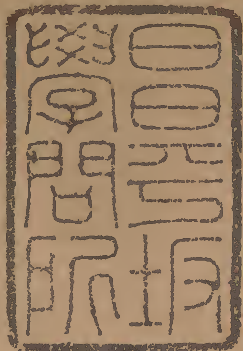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二百五十二之七



夷

百七

庫文閣内			
五五函	一	三〇九號	漢書類
一二架	二〇	九號	

庫文閣内			
三六七函	一	三〇九號	漢書類
三架	二〇	九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69	
冊數	120 (107)		
函號	367	5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左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六

左編

夷類

契丹

淺草文庫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為匈奴所破保鮮卑山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並為慕容氏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貞觀初摩會相降突厥不欲外夷與唐合請以梁師

都易契丹太宗曰契丹外夷已降我不可索師都我叛臣詎可易降者不許明年摩會入朝自是有常貢二十二年契丹帥窟哥率其部內屬以契丹部為松

編類纂

卷之二百五十六

夷類

漢都督府拜窟哥爲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府
封無極男賜姓李置都督府於營州兼置東夷都護
以統松漠饒樂之地梁太祖開平元年契丹遣其臣
袍笏梅老來通好帝遣太府少卿高頎報之初契丹
八部部各有大人相與約推一人爲王建旗鼓以號
令諸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歲通未有習爾者爲王
土宇始大其後欽德爲王乘中原多故時入盜邊及
阿保機爲王尤雄勇(五)姓(奚)及(七)姓(室)韋達粗成役
屬之阿保姓(邪)律(氏)恃其疆不肯受代久之阿保機
擊黃頭室韋還七部劫之於境上議如約阿保機不

得已傳旗鼓且曰我爲王九年得漢人多請帥部落
居古漢城與漢人守之別自爲一部七部許之漢城
卽後魏滑鹽縣也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其後阿保
機稍以兵滅七部復并爲一國又北侵(室)韋(女)直(西)
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復立奚王而使契丹監其兵
東北諸夷皆畏服之是歲阿保機帥衆三十萬寇雲
州李克用與之連和面會東城約以今冬共擊梁阿
保機留旬日乃去克用贈以金繒數萬阿保機留馬
三千匹襍畜萬計以酬之阿保機旣歸而背盟更附
于梁克用由是恨之二年契丹阿保機遣使隨高干

克用欲得
其方

入貢且求册命梁王賜以手詔約共滅沙陀乃行封册均王貞明二年初燕人苦劉守光殘虐軍士多亡歸契丹日益疆大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大皇王以妻述律氏爲皇后置百官至是改元神册述律勇決多權變阿保機常度磧擊党項留述律后守其帳黃頭室韋乘虛合兵掠之述律后奮擊大破之克用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爲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機劉守光末年衰因遣叅軍韓延徽求援于契丹契丹王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於野延徽幽州人述律言于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

以牧圉契丹王召與語悅之遂以爲謀主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執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焉頃之延徽逃奔晉陽克用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過真定止於鄉人王德明家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爲晉有當復詣契丹耳德明曰叛而復往得無取歟乎延徽曰彼自吾來如喪手目今往詣之彼手目復完安肯害我旣省母遂復入契丹契丹主見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及稱帝以延徽爲相累遷至中

書令克用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克用叙所以北
 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
 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為託且曰延徽在北契丹
 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為寇延徽之
 力也三年克用使其弟威塞軍防禦使存矩募兵存
 矩得五百騎自部送之以青州盧文進為裨將兵叛
 殺存矩文進率其眾奔契丹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
 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
 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舊置入防禦
 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不入於薊幽州歲致繒

此輩須用
 此輩人

續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獲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
 至則閉壁不戰伺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
 利走土兵皆自為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勲加賞由是
 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恃勇不
 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于營平之間德
 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殺之吳王楊行密遣
 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
 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大喜即選騎三萬欲攻幽
 州述律氏晒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帳前
 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

述律氏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其中無食。不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契丹主乃止。三月。盧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將棄城走。文進以其部將劉殷爲刺史。使守之。克用使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兵攻之。不克。契丹主帥衆三十萬救之。德威大爲所敗。奔歸。契丹乘勝進圍幽州。盧文進教之以攻城爲地道。晝夜四面俱進。中穴地。然膏以邀之。又爲土山以臨城。城中鎔銅以灑之。日殺千計。而攻之不止。周德威遣使請克用告急。克用方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救之。少欲勿

救。恐失之。憂形於色。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王喜曰。存審。寶以爲虜無輜重。勢不能久。伺其野無所掠。食盡自還。然後踵擊之。嗣源曰。周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恐變生於中。何暇待虜之衰。臣請身爲前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卽日命治兵。夏四月。克用命嗣源將兵。先進軍於涑水。閻寶以真定之兵繼之。八月。契丹圍幽州。且二百里。李嗣源弓步騎七萬。會於易州。存審曰。虜衆吾寡。虜多騎。吾多步。若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蹂吾陣。吾無遺類矣。嗣源曰。虜無輜重。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原

相遇虜抄吾糧吾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趨幽州與城中合勢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甲午自易州北行庚子踰大房嶺循間而東嗣源與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為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契丹驚却退晉兵翼而隨之契丹行山上晉兵行礮下每至谷口契丹輒要之嗣源父子力戰乃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餘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胄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眾直抵西樓滅汝種族因躍馬奮槌三入具陣斬契丹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却晉兵

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為鹿角人持一枝止開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契丹人馬死傷寨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陣待之存審命步兵陣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然草而進烟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譟合戰存審乃趨後陣起乘之大敗契丹以盧文進為幽州留後其後又以為盧龍節度使文進常居平州帥奚騎歲入北邊殺掠吏民晉人自瓦橋運糧輸薊城雖以兵援之不免抄掠契丹每入寇則文進率漢卒為鄉導盧龍巡屬諸州為之殘弊龍德元年趙王鎔養子張文禮既殺趙王

遣間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契丹主既許盧文進出兵王郁又說之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速往則已物也不然爲晉主所有矣契丹主悉發所有之衆而南述律后諫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吾聞晉主用兵天下莫敵脫有危敗悔之無及契丹主不聽十二月辛未攻幽州李紹宏嬰城自守契丹長驅而南圍涿州旬日拔之進寇定州王都告急于晉克用自鎮州將親軍五千救之遣神武都指揮使王恩同將兵入狼山之南以拒之二年春正月甲午克用至新城

南候騎白契丹前鋒宿新城涉沙河而南將士皆失色士卒有亾去者主將斬之不能定諸將皆曰虜傾國而來吾衆寡不敵又聞梁寇內侵宜且還師魏州以救根本或請釋鎮州之圍西入井陘避之克用猶豫不決中門使郭崇韜曰契丹爲王都所誘本利財貨而來非能救鎮州之急難也王新破梁兵威震夷夏契丹聞王至心沮氣索苟挫其前鋒遁走必矣李嗣昭自潞州至亦曰今強敵在前吾有進無退安可輕動以搖人心克用曰帝王之興自有天數契丹其如我何吾以四萬之衆平定山東今遇此小虜而避

之何面以臨四海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至新城北
半出桑林契丹萬餘騎見之驚走克用分兵爲二逐
之行數十里獲契丹主之子契丹舉衆退保望都克
用至定州戍戍克用引兵趣望都契丹逆擊克用以
親軍千騎先進遇奚酋餒五千騎爲其所圍克用
力戰出入數四自午至申不解李嗣昭聞之引三百
騎橫擊之虜退克用乃得出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
逐北至易州會大雪彌日平地數尺契丹人馬無食
死相屬於道契丹主舉手指天謂盧文進曰天何
竟令我至此乃北歸克用引兵躡之隨其行止見其

野宿之所布藁於地回環方正皆如編剪雖去無一
枝亂者歎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克
用至幽州使二百騎躡契丹之後曰虜出境卽還騎
恃勇追擊之悉爲所擒惟兩騎自他道走免契丹主
責王郁繫之以歸自是不聽其謀晉代州刺史李嗣
肱將其定嬀儒武等州投山北都團練使是歲契丹
改元天贊後唐莊宗同光元年秋七月契丹遣使就
帝求幽州以處盧文進時東北諸夷皆役屬契丹惟
勃海未服契丹主謀入寇恐勃海掎其後乃先舉兵
擊勃海之遼東遣其將禿飯及盧文進據營平等州

卽王劉讓
之定

以擾燕地九月契丹攻勃海無功而還明宗天成九年春正月契丹主擊女直及勃海恐唐乘虛襲之戊寅遣梅老鞋里來修好秋七月契丹主攻勃海拔其夫餘城更命曰東丹因命其長子突欲鎮東丹號人皇王以次子德光守西樓號元帥太子辛巳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夫餘城述律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殺之九月契丹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轡遂立之爲天皇王突欲慍帥數百騎欲奔唐爲邏者所遏述律后不罪遣歸東丹初文進爲契丹守平州

恐立子有
異議也

受遣降

帝卽位遣間使說之以易代之後無復嫌怨文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殺契丹戍平州者率其衆十餘萬車帳八千乘來奔以盧文進爲義成節度初義武節度使王都鎮易定十餘年時契丹數犯塞朝廷多屯兵於幽易間大將往來都陰爲之備浸成猜沮都恐朝廷移之他鎮乃求昏於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又知成德節度使王建立與安重海有隙結爲兄弟陰謀復河北故事建立陽許而密奏之都又以蠟書遺青徐潞益梓五帥離間之又遣人說北面副招討使王晏球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使圖之不克晏

綱目卷之九十一
球以都反狀聞詔宣徽使張延朗與北面諸將議討之。晏球攻定州，拔其北關城，都以重賂求救於奚酋。餒禿五月禿餒以萬騎突入定州，晏球退保曲陽，都與禿餒就攻之。晏球與戰於嘉山下，大破之。禿餒以二千騎奔還定州，晏球追至城門，因進攻之，得其西關城。定州堅不可攻，晏球增修西關城以爲行府，使三州民輸稅供軍食而守之。晏球聞契丹發兵救定州，將大軍趣望都，遣張延朗分兵退保新樂。延朗遂之真定，留兵修新樂城。契丹已自宅道入定州，與王都夜襲新樂，破之。乙丑，王晏球、張延朗會于行唐。丙

寅至田陽，王都乘勝悉其衆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晏球等於曲陽，戰於城南。晏球集諸將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禽也。」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直衝其陣，大破之。都與禿餒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殆無孑遺。契丹復遣其酋長楊隱將七千騎救定州，王晏球逆戰於唐河北，大破之。追至易州，時久雨水漲，契丹爲唐所俘，斬及陷溺死者不可勝計。契丹北走入幽州境。趙德鈞遣牙將武從諫將精騎邀之，分兵扼險要，生擒楊隱等數百人，餘衆散投村落。村民以

村民可以
自挺擊索
頭

白挺擊之其得脫歸國者不過數人自是契丹沮氣不敢輕犯塞趙德鈞獻契月俘惕隱等諸將皆請誅之帝曰此曹皆虜中驍將殺之則虜絕望不若存之以紓邊患乃赦惕隱等誤會長五十人置之親衛餘六百人悉斬之契丹遣梅老季素等入貢初盧文進來降契丹以張希崇代之為盧龍節度使守平州遣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希崇本書生為幽州牙將沒於契丹性和易契丹將稍親信之因其部曲謀南歸部曲泣曰歸固寢食之所不忘也然虜衆我寡奈何希崇曰吾誘其將殺之兵必潰去此去虜帳十餘里比其

書生不可
恣

知而徵兵吾屬去遠矣衆曰善乃先為窰實以石灰明目召虜將飲醉并從者殺之投諸窰中其營在城北亟發兵攻之契丹衆皆潰去希崇悉舉其所部二萬餘口來奔詔以為汝州刺史王都據定州守備因伺察嚴諸將屢有謀翻城應官軍者皆不果帝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如此何為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伺之彼必肉潰帝從之四年王都禿餒欲突圍走不得出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

舉族自焚擒禿餒契丹二千人以王晏球為天平節度使與趙德鈞並加兼侍中禿餒至大梁斬於市長興元年契丹東丹王突欲自以失職帥部曲四千人越海自登州來奔賜突欲姓李名贊華其部曲及先所俘契丹將惕隱等皆賜姓名惕隱姓狄名懷惠三年初契丹合利刺與惕隱皆為趙德鈞所禽契丹屢遣使請之上謀於羣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事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上以問冀州刺史楊檀對曰前刺契丹之驍將向助王都謀危社稷幸而禽之陛下免其死為賜已

契丹

多契丹失之如喪手足彼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為患必深彼纔出塞則南向發矢矣恐悔之無及上乃止檀沙陀人也上欲授李贊華以河南藩鎮羣臣皆以為不可上以贊華為義成節度使為選朝士為寮屬輔之契丹使辭歸國上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少副其求乃遣前骨舍利與之俱歸契丹以不得前刺自是數寇雲州及振武初契丹既強寇抄盧龍諸州皆徧幽州城門之外盧騎充斥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虜多伏兵於閭溝掠取之及趙德鈞為節度使城閭溝而戍之為良鄉縣糧道稍通幽州東

此等措置宜斷分哉

新集卷之三
十里之外。人不敢樵牧。德鈞於州東五十里城潞縣。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至是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虜騎來爭。德鈞却之。城三河。異邊人賴之。潞王清泰元年。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素與帝有隙。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助軍費。給事中李崧退謂同僚呂琦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爲援。契丹每以贊華在中國。屢求和親。但求前刺等未獲。故和未成耳。今誠歸前刺等。與之和歲。以贖幣約置十餘萬緡遺之。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微。豈能爲矣。崧曰。此吾

志也。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相謀之。遂告張延朗。延朗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邊費之什九。它夕二人密言於帝。帝大喜。學士薛文遇沮之。遂罷。帝又用文遇計。徙敬瑭鎮鄆州。都押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勢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掌書記桑維翰曰。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婿。今主上以反逆鬼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爲自全之計。契丹主素與明公約爲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

有意思人語

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塘意遂決。帝聞敬塘反。以張敬達知太原府事。以高行周為招撫使。帥兵攻敬塘。敬塘遣間使求救於契丹。令桑維翰草書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塘不從。表至契丹。太喜。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武谷而南。旌旗不絕。五十餘里。辛丑。契丹主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遣人謂敬塘曰。吾欲今日即破

賊可乎。敬塘遣人馳告南軍。甚厚。不可輕請。伺明日議戰。未晚也。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合戰。敬塘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以步兵陳於城西北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陣。唐兵見其羸。爭逐之。至汾曲。契丹涉水而去。唐兵循岸而進。契丹伏兵自東北起。衝唐兵。斷而為二。步兵在北者。多為契丹所殺。騎兵在南者。引歸寨。契丹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步兵死者僅萬人。騎兵獨全。敬達等收餘衆。保安晉。契丹引兵歸虎北口。敬塘得唐降兵千餘人。劉知遠勸敬塘盡殺之。是夕。敬塘出北

學問以替

門見契丹，契丹主執敬塘手，恨相見之晚。敬塘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復進，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矣。兵既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安逸常理論也。敬塘甚嘆服。壬寅，敬塘引兵會契丹圍晉安寨，置營於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過。敬達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遣使告敗於唐，自是聲問不復通。帝大懼，帝下詔親征，實無行意。張延朗、劉延皓皆勸帝行，帝不得已，發洛陽。盧文紀希帝旨，言國家根本，大半在河南，胡兵條來，忽至不能久留，晉安大寨甚固，况已發三道兵救之，河陽天下津要，車駕宜留。此鎮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晚。張延朗曰：文紀言是也。于是遣德鈞子侍中趙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帝以晉安為憂，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郎龍敏請立李贊華為契丹王。今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趨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募軍中精銳以擊

八編頁集

卷之三十一 夷類

七

契丹敬

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帝深以為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氣貌識量，真中原之王也。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於柳林。是日即皇帝位，割幽冀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趙延壽獻契丹主所賜詔及甲馬弓劍，詐云德鈞遣使致書於契丹主為唐結好說，令引兵歸國。其實別為一書，厚以金帛賂契丹主，若立已為帝，請即以

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為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強，又恐山北諸川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晉主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見契丹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柵，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不忠不信，畏大國之強，且素蓄異心，按兵觀變，非以死狗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妄誕之辭，貪毫末之利，棄垂成之功，平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備之猶有齧傷其手，况大敵乎。對曰：今大國已

扼其喉安能齧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奈何一旦二三其命，使大義不終。臣竊爲皇帝不取也。跪於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副將楊光遠斬敬達，首降於契丹。晉王與契丹主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契丹主慰諭之，父子拜晉主於馬首，進曰：別後安否？晉主不與之言。契丹主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銀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契丹命盡殺之於西郊。

凡三千人，遂鎖德鈞，延壽送歸其國。德鈞見述律太后，悉以所賚寶貨并籍其田宅獻之。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爲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爲天子，何妄語邪？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敬瑭慮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扼澠池。唐主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初，敬瑭割鴈門之北以賂契丹，由是吐谷渾皆屬契丹。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於是吐谷渾帥部落千餘帳自五臺來奔契丹。大怒，遣使讓晉主以招納叛人，敬瑭憂悒，遂殂。子重貴卽位，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

契丹景延廣致書稱孫而不稱臣契丹太怒遣使來
責讓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以為回圖
使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大梁及契丹與晉有隙景延
廣說晉主囚榮於獄悉取邸中之貨凡契丹之人販
易在晉境者皆殺奪其貨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於
晉不可負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
勿聽趙延壽誑誘輕侮中國榮自以亾失貨財恐歸
獲罪且欲為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
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
丹主入寇之志始決晉使如契丹者皆繫之幽州不

能

得見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為延廣所沮河
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畏其方用事不
敢言但益募兵奏置興捷武節等十餘軍以備契丹
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趙延壽將
之委延壽經略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為帝又常指
延壽謂晉人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為契丹盡
力畫取中國之策朝廷頗聞其謀遣使城南樂及德
清軍徵近道兵以備之開運元年正月天平節度副
使知鄆州顏衍遣判官竇儀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
降契丹引契丹自馬家口濟河禽左武衛將軍蔡行

遇是時楊光遠叛於青州與契丹通謀儀謂景延廣曰虜若濟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延廣然之二月命保義節度使石贇守麻家口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守楊劉鎮護聖都指揮使白再榮守馬家口兩京留守安彥威守河陽未幾周儒引契丹將麻荅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岨攻鄆州北津以應楊光遠乙巳遣侍衛都指揮使李守貞神武統軍皇甫遇陳州防禦使梁漢璋懷州刺史薛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契丹圍高行周等於戚城先是景延廣誤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廣白帝帝自將救之契丹解去諸將泣訴救兵之緩幾不免李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船數十艘度兵未已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棄馬赴河溺死者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定難節度使李彝殷秦將兵四萬自以州濟河侵契丹之境以彝殷為契丹西南招討使初契丹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及敗於戚城及馬家口忿恚戮力爭奮楊光遠將青州士燔炙之由是晉人忿怒戮力爭奮楊光遠將青州

契丹所畏
劉知遠
失其着力

兵欲西會契丹。詔分兵屯鄆州以備之。詔劉知遠將步兵自土門出恒州擊契丹。知遠引兵屯樂平不進。契丹僞棄元城去伏精騎於占頓丘城以伺晉軍。與恒定之兵合而擊之。契丹設伏旬日人馬饑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進。不如即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梁，則天下定矣。契丹主從之。自將兵十餘萬陣於澶州城北，東西橫掩城之兩隅。登城望之，不見其際。高行周軍在戚城之南，與契丹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契丹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晉主亦出陣而待之。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

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餒，今何多也。以精騎左右后陣，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契丹稍却。又攻晉陳之東，偏不克，皆戰至暮。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昏后契丹引去，營於三十里之外。契丹主帳中小校竊其馬，亾來云：契丹主已傳木書收軍北去。延廣疑其詐，閉壁不敢追。契丹主自澶州北，分為兩軍，一出滄德，一出深冀而歸。所過焚掠，留趙延照為貝州，留後麻谷。陷德州，擒刺史尹屋璠。十二月，契丹復大舉入寇。盧龍節度使趙延壽引兵先進，契丹前鋒至邢州。順國節度使杜威遣使間道告急。帝欲自將拒之，會

有疾命失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留守馬全節護國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在禮屯鄴都契丹主以大兵繼至建牙於元氏朝廷懼契丹之威詔從恩等引兵却於是諸軍無復部伍契丹寇邢洛磁三州殺掠始盡入鄴都境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悉以行營兵數萬陳於相州安陽水之南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騎前見契丹至鄴縣將度漳水遇契丹數萬且戰且却至榆林店契丹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無遺矣乃止布陣力戰百餘合遇馬斃因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

授之遇乘馬復戰久之稍解顧知敏為契丹所擒與彥超躍馬入契丹陣取知敏而還俄而契丹繼出薪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耳日且暮安陽諸將怪覘兵不還安審琦曰皇甫太師寂無聲問必為虜所困語未卒有一騎白遇等為虜數萬所圍審琦即引騎兵出將救之張從恩曰此言未足信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琦受之備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面進契丹望見塵起即解去遇等乃得還與諸將俱歸相州軍中皆服二將之勇彥超本吐谷渾也與劉知遠

諸將一心
力如呼左
右手

諸將威靈
所耳

誤

同母契丹亦引兵退。其衆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契丹主在邯鄲聞之，卽時北遁，不再宿。至鼓城，張從恩等議曰：契丹傾國而來，吾兵不多，城中糧不支一旬，萬一有姦人往告，虛實虜悉衆圍我，死無日矣。不若引衆就黎陽倉，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萬全。議未決，從恩引兵先發，諸軍繼之，擾亂失亾，復如發邢州城。時從恩等留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夜四鼓知相州事符彥倫謂將佐曰：五百敵卒，安能守橋？卽召入乘城爲備。至曙望之，契丹數萬騎已陳於安陽水北。彥倫命城上揚旗鼓譟，約束契丹不測，日加辰。趙延壽與

契丹惕隱帥衆踰水環相州而南，詔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將兵趣相州。延壽等至湯陰間，之甲寅引還馬全節等擁大衆在黎陽，不敢逼。延壽悉陳甲騎於相州城下，若將攻城狀。符彥倫曰：此虜將走耳。出甲卒五百陳於城北，以待之。契丹果引去。以天平節度使張從恩權東京留守，振武節度使折從遠擊契丹圍勝州，遂攻朔州。有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樞密使李崧信之，令天威節度使杜威致書於延壽，具述朝旨，啗以厚利。延壽復書言：久處異域，思歸中國，乞發大軍應接，扳身南去。辭旨懇密，朝廷欣然復

遣人請延壽與爲期約晉主既與契丹絕好數召(谷)渾會長(回)承福入朝賜賚甚厚承福從晉主與契丹戰澶州又張從恩戍滑州屬歲大熟遣其部落還太原畜牧於嵐石之境部落多犯法劉知遠無所縱舍部落知朝廷微弱且畏知遠之嚴謀相與遁歸故地有白可久者位亞承福帥所部先亡歸契丹契丹用爲雲州觀察使以誘承福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下多事置此屬於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威勸知遠誅之收其貨以贍軍知遠密表吐谷渾反覆難保請遷於內地帝遣使

發其部落千九百人分置河陽及諸州知遠遣威誘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因誣承福等枉陷五族謀叛以兵圍而殺之合四百口藉沒其家資詔賞之吐谷渾酋是遂微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遣樂壽監軍王蠻書請舉城內附且云城中契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廷發輕兵襲之已爲內應又秋多雨自瓦橋以北積水無際契丹主已歸牙帳雖聞關南有變地遠阻水不能救也蠻與天雄節度使杜威屢表瀛莫乘此可取深州刺史慕容遷獻瀛莫圖李崧信以爲然欲發大軍迎趙延壽及延祚先是天平節度使李守貞數將

兵過廣晉杜威厚待之贈金帛甲兵動以萬計守貞
 由是與威親善及將北征帝與李崧議以威為元帥
 守貞副之杜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威屢奏
 請益兵曰今深入虜境必資眾力由是禁軍皆在其
 麾下而宿衛空虛杜威等至瀛州城門洞啟寂若無
 人威等不敢進契丹主大舉入寇自易定趨恒州杜
 威等至武強聞之將自冀貝而南彰德節度使張彥
 澤正音時在恒州引兵會之言契丹可破之狀威等乃復
 趨恒州以彥澤為前鋒威等至中度橋契丹已據橋
 彥澤帥騎守之契丹焚橋而退晉兵與契丹夾滹沱

彥澤

而軍始契丹見晉軍大至又爭橋不勝恐晉軍急渡
 滹沱與恒州合勢擊之議引兵還及聞晉軍築壘為
 持久之計遂不去杜威性懦怯置酒作樂罕議軍事
 轉運使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
 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
 可立成密於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斫虜營而入
 表裏合勢虜必遁逃諸將皆以為然獨杜威不可遣
 穀南至懷孟督軍糧契丹以大軍當晉軍之前潛遣
 其將蕭翰將百騎及羸卒並西山出晉軍之後斷晉
 糧道及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為所掠有逸歸者皆稱

虜王中國
人本謀

虜衆之盛軍中恟懼翰等至樂城城中戍兵千餘人不覺其至狼狽降之契丹獲晉民黥其面曰奉赦不殺縱之南走運夫在道遇之皆棄車驚潰契丹遙以兵環晉營內外斷絕軍中食且盡杜威與李守貞謀降契丹威潛遣腹心詣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契丹主給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爲之威喜遂定降計伏甲召諸將出降表示之使署名諸將唯唯聽命威遣使齎請契丹契丹主賜詔慰納之是日威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震原野威守貞仍於衆中揚主上失德信任奸邪猜忌於已

聞者無不切齒契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撫慰士卒曰彼皆汝物也杜威以下皆迎謁於馬前亦以赭袍衣威以示晉軍其實皆戲之爾以威爲太傅李守貞爲司徒威引契丹主至恒州城下諭順國節度使王周以已降之狀周亦出降戊寅契丹主入恒州先是契丹屢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契丹主每過城下指而歎曰吾能吞併天下而爲此人所扼及杜威已降契丹主遣通事耿宗美至易誘諭其衆衆皆降璘不能制遂爲宗美所殺義武節度使李殷安國留後方太皆降於契丹壬申晉主始聞杜威等

降又聞彥澤至滑州召李崧李彥韜入禁中計事欲
詔劉知遠發兵入援癸酉未明彥澤自封丘門斬關
而入李彥韜帥禁兵五百赴之不能過彥澤頓兵明
德門外城中大擾晉主悉開宮城門坐苑中與后妃
相聚而泣召學士范質草表降自稱孫男臣重貴禍
至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於郊野
面縛待罪次遣男延煦奉國寶一金印三出迎太后
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虜使入宣契丹主命帝脫黃
袍服素衫再拜受宣左右皆掩泣重貴使召張彥澤
欲與計事彥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復召之彥澤微
笑不應彥澤縱兵大掠貧民乘之亦爭入富室殺人
取其貨二日方止都城一空彥澤所居寶貨山積自
謂有功於契丹晝夜以酒樂自娛其旗幟皆題赤心
爲主彥澤遷重貴於開封府重貴與太后所上契丹
主表章皆先示彥澤然後敢發契丹主至相州卽遣
兵趨河陽捕景延廣延廣倉卒無所逃伏往見契丹
主於封丘契丹主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爲也
十萬橫磨劍安在召喬榮使相辯証事凡十條延廣
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乃服每服一事輒授籌
至八籌延廣但以面伏地請死乃鎖之後漢天福十

映

二年春正月丁亥朔百官遙拜晉主於城北乃易素服紗帽迎契丹主伏路側請罪契丹主貂裘裹甲駐馬高阜命起改服撫慰之契丹主怒彥澤剽掠京城并傳住兒鎖之以彥澤之罪宣示百官問應死否皆言應死百姓亦投牒爭疏彥澤罪斬彥澤住兒於北市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經杖號哭隨而詬詈以杖扑之乃斷腕出鎖剖其心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齧其肉而食之契丹送景延廣歸其國宿陳橋夜伺守者稍怠扼吭而死契丹以重貴爲負義侯置於黃龍府卽慕容氏和龍城也契丹主謂晉群臣

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稅省役天下太平矣趙延壽張礪共薦李崧之才會威勝節度使馮道自鄧州入朝契丹主素聞二人各皆禮重之未幾以崧爲太子太師克樞密使道守太傅樞密院祇候以備顧問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詔書賜晉之藩鎮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被召者無不奔馳而至惟彰義節度使匡威據涇州不受命雄武節度使何重建斬契丹使者以秦成階三州降蜀初杜重威旣以晉軍降契丹主悉收鎧仗數百萬貯恒州驅馬數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衆從已而南及河恐其爲變欲悉以胡騎

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他所者尚多被聞降者盡歿必皆拒命為患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契丹主乃使重威以其眾屯陳橋會久雪官無所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延壽曰向留晉兵與河南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恒定雲朔之間每歲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為變哉此上策也契丹主悅曰善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趙延壽請給上國兵廩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收馬為名分番剽掠謂之打草穀下壯斃於鋒刃老弱委以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

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既平晉國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請括借城都士民錢帛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須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於是內外怨憤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初晉主與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相猜忌雖以為北面行營都統徒尊以虛名而諸軍進止實不得預聞知遠因之廣募士卒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河東富疆冠諸鎮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敗而未嘗論諫契丹屢

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遣客將王峻奉三表詣契丹主一賀入汴二以太原夷夏襍居戍兵所聚未敢離鎮三以應有貢物值契丹將劉九一軍自土門西入屯於南門城中憂懼同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貢契丹主賜詔褒美及進畫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枴胡法優禮大臣則賜之如漢賜兒杖之比惟偉王以叔父之尊得之知遠又遣北都副留守太原白文珂入獻奇繒名馬契丹主知知遠觀望不至及文珂還使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耶番漢孔目郭威言於知遠曰多虜恨我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有緩有急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降晉軍十萬虎據京邑未有他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財貨財既足必將北去况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三月丁巳朔契丹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縣儀衛於庭百官朝賀華人皆法服胡人皆胡服立於文武班中間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仍云自今節度使刺史母得置牙兵市戰馬趙延壽

以契丹主負約心快快令李崧言於契丹主曰漢天子所不敢望乞爲皇太子崧不得已爲言之契丹主曰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爲之豈燕王所可爲也因令爲燕王辛未劉知遠卽皇帝位詔諸道爲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其晉臣被迫脅爲使者勿問令詣行在自餘契丹所在誅之晉重貴旣出塞契丹無復供給從官宮女皆自采木實草葉而食之至錦州契丹令重貴及后妃拜契丹主阿保機墓重貴不勝屈辱嘆曰薛超誤我馮后令左右求毒藥欲與重貴俱自殺不果契丹主聞知遠卽位以通事耿宗美爲

昭義節度使高唐英爲彰德節度使崔廷勳爲河陽節度使以控扼要害初晉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鎗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服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爲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業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於是所在相聚爲盜滏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求效用漢主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漢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積兵器無守備夜遣

壯士踰城入啟關納其衆殺契丹數百守將突圍出
暉據州自稱留後表言其狀東方羣盜陷宋毫密三
州契丹主命蕃漢軍急攻相州食時克之悉殺城中
男子胡人擲嬰兒於空中以刃接之以爲樂留高唐
英守相州契丹主至臨城得疾及樂城病甚苦熱聚
米於胸腹手足且琰之丙子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
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羝五月永康
王兀欲召延壽及張礪李崧馮道於所館飲酒兀欲
妻素以兄事延壽兀欲從容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
寧欲見之乎延壽欣然與之俱入良久兀欲出謂礪
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鎖之矣兀欲遂自立尋勒兵出
塞漢主以契丹北歸欲經略河南以忠武節度使史
弘肇爲前驅集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并陘次取魏
鎮先定河北則河南拱手自服漢主欲自石會趨上
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尤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
兵少路迂尙無應援若羣虜合勢共擊我軍進則遮
前退則邀後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粟
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二鎮相繼款
附引兵從之萬一無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蘇逢吉
等曰史弘肇大軍以屯上黨羣虜繼遁不若出天井

抵孟津爲便，司天奏太歲任午，不利南行，宜由晉絳，
抵陝漢，主從之。丙申，漢主發太原，自陰地關出，晉絳。
史弘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弘肇遣部將
李萬超說降之。弘肇以萬超權知澤州，崔廷勳、耿宗
美、奚王拽刺合兵逼河陽，河陽閉城自守，拽刺欲攻
之，廷勳曰：「今北軍已去，得此何用？且殺一夫猶可惜。」
況一城乎？聞弘肇已得澤州，乃釋河陽，還保懷州。弘
肇將至，廷勳等擁衆北遁，過衛州，大掠而去。契丹在
河南者，相繼北去，漢主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
血刃，皆弘肇之力也。契丹將蕭翰聞劉知遠擁兵而
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時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
洛陽，翰矯契丹主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已赴
恒州淑妃從益匿於徽陵下宮，不得已而出，翰立以
爲帝，師諸酋長拜之，百官謁見淑妃，淑妃泣曰：「吾子
母單弱如此，而爲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乃用趙遠、
翟光、鄴策稱梁王，知軍國事，遣使奉表稱臣，迎知遠，
仍出居私第，蕭翰之北歸也。有同州郃陽令胡嶠爲
翰掌書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妬，告翰謀反，翰見殺，
嶠無所依，居虜中七年，當周廣順三年，亡歸中國，契
丹嘗謂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

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爲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漢主自霍邑至陝州。六月乙卯至新安。兩京留司官悉來迎。丙辰漢主至洛陽。入居宮中。汴州百官奉表來迎。詔諭以受契丹補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牒而焚之。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爲契丹所立。何罪而歿。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乎戊午漢主發洛陽。辛酉汴州百官竇貞固等迎於滎陽。甲子至大梁。晉之藩鎮相繼來降。漢主下詔大赦。凡契丹所除節度使。下至將吏各安職任。不復變更。復以汴州爲東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悉忘晉也。契丹述律太后聞契丹主自立。大怒。發兵拒之。契丹主以偉王爲前鋒。相遇於石橋。太后以李彥韜爲排陣使。彥韜迎降於偉王。太后兵敗。契丹主幽太后於阿保。機墓改元天祿。自稱天授皇帝。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于酒色。輕慢諸酋。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故數年之中。不暇南寇。及漢主殂。承祐立。已而郭威篡漢。國號周。廣順元年契丹燕王述輒殺其主元欲而自立。述律討殺述輒而代。

之二年李濤之弟幹在契丹爲勤政殿學士與幽州節度使蕭海貞善說海貞內附海貞忻然許之幹因謀以間言契丹主童駉無遠志朝廷若能用兵必克不然與和必得二者皆利于速爲中國多事不果從周主殂傳其世子榮是爲世宗先是郭威篡漢漢主知遠弟閔自立于太原號北漢至是閔以契丹兵擊周周主榮自將勝北漢于高平已而破南唐取淮北地世宗旣破南唐詔以北鄙未復將幸滄州命都虞候韓通等將水陸軍先發甲戌上發大梁夏四月庚寅通奏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柵於乾寧軍南補壞防開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上至滄州卽日率步騎數萬發滄州直趨契丹之境河北州縣非車駕所過民間皆不知之上至乾寧人治水軍分命諸將水陸俱下以韓通爲陸路都部署趙匡胤爲水路都部署上御龍舟沿河而北舳艫相連數十里至獨流口沂流而西至益津關契丹守將以城降自是以西水路漸隘不能勝巨艦乃舍之壬寅上登陸西宿於野次侍衛之士不及一旅從官皆恐懼胡騎連郡出其左右不敢逼癸卯趙匡胤先至瓦橋關契丹守將姚內斌舉城降上入瓦橋關契丹莫州刺史舉城降五

月乙巳朔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始引兵繼至契丹瀛州刺史舉城降於是關南悉平丙午宴諸將於行宮議取幽州諸將以為陛下離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今虜騎皆聚幽州之比未宜深入上不悅是日趣先鋒都指揮使劉重先發據固安上自至安陽水命作橋會日暮還宿瓦橋是夕上不豫而止孫行友奏拔易州以瓦橋關為雄州割容城歸義二縣隸之以益津關為霸州割文安大城二縣隸之發濱棣丁夫數千城霸州韓令坤為霸州都部署陳思讓為雄州都部署上自雄州而還甲戌上

至大梁未幾殂子從訓立鎮定二州言契丹入寇遣都點檢趙匡胤禦之匡胤自立為帝擁兵而歸廢從訓為王國號宋宋太祖崩傳弟匡義是為太宗改元太平興國是時遼景宗保寧八年帝既平太原欲乘勝取幽冀諸將以師罷餉匱不欲行崔翰獨曰取之易帝意決遂發太原次易州進次幽州城南命朱渥崔彥進劉遇孟玄喆分兵四面攻城圍之三匝契丹遣耶律休哥救燕時帝與契丹將耶律沙大戰于高粱河沙敗將遁休哥兵適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乃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彥進屯關

房敗常耳

南劉廷翰李漢瓊屯真定而還契丹遣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哥侵鎮州報圍燕之役軍士滿城西方陣官軍詐降俄而劉廷翰陣于前崔彥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瓊崔翰趙延晉兵繼至合擊之契丹軍大潰追至遂城斬獲萬計五年契丹寇鴈門代州刺史楊業敗之業本漢建雄節度使劉繼業帝克太原聞其勇召見復楊姓以其老于邊事拜代州刺史業善戰號楊無敵契丹兵十萬寇鴈門業令麾下數百騎自西陘出至鴈門北口南向擊之契丹兵大敗殺其節度使駙馬侍中蕭咄李自是契丹畏業每望見旌旗卽引去主將多嫉之或潛上誦書帝皆不問封其書付業契丹寇瓦橋關帝自將禦之契丹軍退乃還契丹主圍瓦橋關耶律休哥帥精騎渡水而戰官軍大敗休哥追至莫州帝自將禦之時關南諸將已破契丹帝次大名諸軍復戰于莫州敗績會契丹主引去帝欲遂取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乃詔曹翰部署諸將而還帝既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雍熙三年以曹彬田重進潘仁美爲都部署將兵伐契丹初賀懷浦將兵屯三交與其子知雄州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幸用事諸乘其釁以取

綱目

卷之三百三

三

三

燕薊帝以曹彬為幽州道行營都部署米信為西北道都部署出雄州田重進為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潘美為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揚業副之出鴈門曹彬遣先鋒李繼隆破契丹兵取固安新城二縣進攻涿州克之重進出飛狐南遇契丹兵擊破之擒其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飛狐靈丘皆降美自西陘入寰朔二州皆以城降遂克應雲州重進取蔚州初諸將陞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眾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眾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

帝命為取
上卒可御
乎

休哥設伏林莽以絕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帝亟遣使止彬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伺美盡掠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屢捷耻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裹糧與米信復趨涿州時方炎暑庫渴漉淖而飲糧將盡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太后將大兵應援彬信復引退休哥因出兵躡之戰於岐溝關彬信敗走夜渡拒馬河休哥引精兵追之多溺死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而變聞休哥引兵復至多驚潰休哥請乘勝略地至河為界太后不從引兵

八編類集
卷之四十一
夷類
三

既有卓見
何爲諸將
所易

還、燕帝聞之、召彬還、令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徙雲應朔寰四川吏民及吐谷渾部族分寘河東京西、契丹復陷蔚寰州、契丹將耶律斜軫兵勢甚盛、楊業欲避其鋒、但領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護軍王侁等欲從鴈門北川中而往、業不可、侁曰、君侯得非有他志乎、業乃引兵自石跌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欲伺便以立尺寸功、報國家、今諸君責業避鋒、尚敢自愛乎、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於此張步兵強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遂與侁率麾下陣於

谷口、斜軫遣副部署伏兵於絡業戰敗退趨狼牙村、侁自寅至巳、不得業報、使人登臺望之、無所見、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即令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行二十里、聞業敗、即麾兵却走、賀懷浦敗沒、業且戰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拊膺大慟、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鎗、被擒其子延玉、死焉、業不食三日、死於雲應朔州、及諸城將吏聞業死、悉棄城走、耶律斜軫復陷其地、事聞帝深痛惜、詔贈業太尉、削美三任、除侁名、貶曹彬爲右驍衛上將軍、治其違詔失律、擧也、初、米信軍潰、獨李繼

漢利

隆所部成列而還田重進亦全師不敗詔以重進為馬步軍都虞候繼隆馬軍都虞候知定州帝以楊業歿訪近臣可知代州者時平章張齊賢以言事頗忤帝意因請行乃命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契丹大舉入寇契丹主隆緒及蕭太后帥眾南下以耶律休哥為先鋒都統時瀛州部署劉廷讓帥兵數萬並海而北將趨燕休哥逆戰於君子館會隆緒兵大至廷讓力不敵一軍盡沒以數騎脫走先是休哥謀給知雄州賀令圖曰我獲罪本國旦夕願歸南朝令圖信之及廷讓敗休哥宣言願見賀使君令圖意其來降欲

失利

擅其功即引數十騎逆之既至休哥執之自是河朔戍兵無復鬪志契丹乘勝長驅而南遂陷深邢德三州魏博之北民尤苦焉帝聞之下詔自悔而釋敗潰將士之罪且蠲河北逋租給復三年契丹薄代州城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誓眾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為契丹所執時契丹兵塞川齊賢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契丹遙見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磴若掩擊大敗之四年帝將大發兵討契丹遣使募兵

於河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義無東京轉運使李維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之李昉等亦言河南之民罔知戰鬪或慮人情搖動因而爲盜非計之得乃詔獨選河北而諸路悉罷契丹復陷涿州遂入祈州二年契丹陷易州遷其民于燕時契丹屢寇邊詔羣臣上備戎策張洎言今自飛狐以東皆契丹所有既失地利而河朔列壁皆據城自固莫可出戰請以沿邊建三大鎮鼎峙而守仍命親王出臨魏府以控其要則契丹豈敢越而南侵宋琪言國家取燕於雄霸直進非我戰地如令大軍於易州涉涿水抵桑乾河則東瞰燕城纔及一舍浹旬必克山後八州必盡歸降若遣使通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時朝廷遣李繼隆發真定兵護送糧餽趨威虜耶律休哥率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夜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將戰繼隆方陣於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契丹殺一大將衆皆驚潰休哥爲短兵中其臂乘善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真宗咸平六年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契丹戰於望都契丹執繼忠以去景德元年契丹

見得破

主隆緒同其母蕭氏大舉寇邊駐兵陽城淀號二十萬每縱游騎剽掠徜徉無鬪志寇準聞之曰是狙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故將王繼忠爲契丹言和好之利契丹以爲然遣李興以繼忠書及密表語莫州部署石晉議和晉以聞于朝帝遣曹利用詣契丹軍帝自將禦契丹次澶州契丹請盟而退契丹陷德清軍遂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言帝乃議親征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契丹遣其臣韓把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盟準召利用謂曰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戒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契丹遣其閤門使丁振持書來以兄禮事帝引兵北歸陳氏瓘曰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爲南北矣向使其言盡用不惟無慶曆之悔亦無靖康之禍也帝至自澶州二年大赦以契丹講和大赦天下放河北諸強壯歸農罷諸路行營省河北戍兵之五緣邊三之一詔緣邊毋出境掠

奪得契丹馬牛悉縱還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
儲畜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士安請
按邊要選守將以馬知節知定州楊延昭知保州又
以李允則知雄州孫全照知鎮州慶曆二年契丹主
有南侵意會元昊反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及
晉陽之地乃集群臣議南院樞密使蕭惠曰宋人西
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師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
院樞密使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
曲在我况勝負未可逆料願孰察之契丹主從惠言
乃遣南院宣徽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來致書取故
地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可
夷主呂夷簡奏富弼爲接伴使與中使迎勞之特末
託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
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末等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
特末感悅亦不復隱其情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且
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弼且以聞帝唯許增
歲幣遂通好如故英宗時契丹改國號遼至和二年
神宗熙寧十年遼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舖舍
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蕭禧來言乞行毀徹
別立界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不得已先

王安石在
地之罪大
小

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請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
議疆地書，指石長城為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
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
事。乃賜括白金千兩，使行。括至遼，遼相楊益戒與議，
不能屈。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
為壯，曲為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
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乃還。遼使爭議疆
事，不決。帝問于王安石，安石勸帝曰：將欲取之，必姑
與之。於是詔於分水嶺為界。禧乃去。至是，遣天章閣
待制韓縝如河東，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
遂為異日興兵之端。至徽宗建中靖國元年，遼道宗
卒，子延禧立。宣和間，宋通女真，滅遼。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夷類

三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七

左編

夷類

女真上

(女真)蓋古(肅慎)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
 之源南鄰高麗北接韋室西界渤海鐵甸東瀕海後
 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姓(挾)氏
 於夷狄中最微且賤隋開皇時曾入貢其虜分六部
 有黑水部即今女真其水耒之則色微黑且為混同
 江江甚深然纔闊百步唐貞觀中(靺鞨)來朝太宗問

其風俗因言及女真之事自是中國始聞其名地多山林俗勇悍善射能為鹿鳴以呼羣鹿而射之食生肉飲麋酒醉或殺人不能辨其父母衆為縛之俟醒而解謝其縛者曰非爾縛我我族無遺類矣唐開元中其酋來朝拜為勃利州刺史遂至黑水部以部長為都督朝廷為置長史監之訖唐世貢不絕五代遼阿保機吞北方三十六蕃此其一也阿保機慮其為患誘遷豪右數千家於遼陽因而著籍焉分其勢使不得與本國相通謂之合蘇館合蘇館者女真也又曰黃頭女真其人慤朴勇鷙不能別死生自咸州東

始遷遼陽

北分界至東洙江中間所居者以隸咸州兵馬司與其國往來無禁謂之回霸回霸者非熟女真亦非生女真也自東洙江之北寧江之東地方千餘里戶十餘萬無大君長亦無國名散居山谷間自推豪俠為酋渠小者千戶大者數千則謂之生女真僻處契丹東北隅宋建隆二年遣使(嗚)(突)來三年遣使(只)(骨)入朝貢方物四年八月遣使貢馬因詔真州日沙門島人戶等地居海嶠歲有常租而女真遠涉鯨波多輸駿足當風濤之利涉假舟楫以為勞言念辛勤所宜蠲復自今特免逐年夏秋租賦麴錢及沿科雜物

州縣差役。止令多置舟楫。濟渡女真馬往來。其在船
棧木自前抽納。令後給與主駕人力。淳化二年首領
野里難等上言。契丹怒其朝貢中國。去海岸四百置
三柵。柵置兵三千。絕其貢獻之路。故汎海入朝。求發
兵與三十首領共平三柵。若得師期。卽先赴本國聚
兵。以俟太宗。但降詔諭撫。而不爲發兵。是冬以勃海
不通。朝貢詔女真攻之。凡獲一級。以絹五匹爲賞。其
後遂歸高麗。先是契丹伐女真。女真衆裁萬人。而弓
矢精勁。又有灰城。以水淋之。爲堅。水不可上。拒城三
百里。燔其積聚。設伏於山林間。契丹旣不能攻城。野

無所取。遂引騎去。大爲山林之兵。掩襲殺戮女真。此
用兵以戈爲前行。號硬軍。刀劍自副。弓矢在後。弓力
不過七斗。箭鏃至六七寸。形如鑿。入不可出。非五十
步不射。其人十五百。皆有長伍。長擊柝。十長執旗。百
長挾鼓。千人將則旗幟金鼓。悉備。伍長戰死。四人皆
斬。十長死。伍長皆斬。百長死。十長皆斬。將自執旗。其
下視所向。無尊卑。皆自馭馬。粟鬻燔肉爲食。上下無
異品。有大事。適野環坐。畫灰而議。自卑者始議。畢不
聞人聲。軍將發大會而飲。使人獻策。主帥擇而聽焉。
合者則爲特將。任其事。師還。又大會。問有功者。賞之。

金帛先舉以示衆衆以爲少則增之神宗熙寧七年
遼五國蒲聶部節度使(拔)乙(門)叛遼遼將致討女真
部節度使(烏)古(迺)襲而擒之獻于遼王遼王召見燕
賜加等以爲生女真部節度使始有官屬紀綱漸立
然不肯受印繫遼籍其部內舊無鐵鄰國有以甲冑
往鬻者必厚價集之得鐵多因以修弓矢備器械至
是五國沒撚部(謝)野(勃)謹復叛遼烏古迺伐之謝野
敗走烏古迺將見遼邊將自陳敗謝野之功行次來
流水有疾而卒子(劾)里(鉢)嗣遼女真部節度使劾里
鉢疾篤呼弟盈哥謂曰烏雅東柔善若辦佳木契丹事

阿骨打能之遂卒劾里鉢嚴重多智每戰未嘗被所
襲位之初內外潰叛劾里鉢乃因敗爲功變弱爲疆
遂破桓被散達烏春窩謀罕基業始大初建官屬統
諸部其官之長皆稱勃極烈劾里鉢有子十一人(烏)
(雅)束其長(阿)骨(打)其次也頗刺淑死弟盈哥嗣盈哥
死兄子烏雅束嗣宋徽宗政和三年初遼主幸混同
江釣魚生女真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
遇頭魚晏遼主命諸酋次第起舞至阿骨打辭不能
但端立直視遼主逼之再三終不從它日遼主密諭
北院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雄豪不常可託以邊

阿骨打始
伐遼

事誅之，否則必遺後患。奉先曰：彼粗人不知義禮，且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心。設有異志，蕞爾小國亦何能為？遼主乃止。阿骨打歸，疑遼主知其異志，且以遼主淫酗不恤國政，遂稱兵。先併旁部族，至節度使烏雅束死，阿骨打襲位。遼使使者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骨打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為罪乎？初，盈哥嗣以兄^(勃)者^(子)撒改為國相。時紇石烈部^(阿)疎有異志，盈哥召之。阿疎與部人毛瞎祿阻兵為難，盈哥自往伐之。至阿疎城，阿疎聞之，往訴於遼。遼遣使止盈哥，勿攻。盈哥留勃者守阿疎城而還。遼主好畋獵，每歲

女真原苦
使者

遣使市，名鷹海東青于海上，道出生女真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真厭苦之。烏雅束嘗以遼主不遣叛人阿疎為辭，稍拒市。鷹使者及阿骨打襲位，相繼遣人索阿疎。若還阿疎，朝貢如故。不然，城未已。遼主遂發渾河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骨打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先發制之，無為人制。乃與粘^(沒)喝等謀，遂集所屬諸部兵，以^(木)可^(婁)室^(閣)母等為將。紹聖四年九月，阿骨打率諸部兵皆會于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遂命諸將傳挺而誓。且戰且前，將至遼界，遇勃海軍。阿骨打之子^(幹)

本與數騎陷遼圍中阿骨打救之免胄戰或自傍射之阿骨打顧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其下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百倍遼軍大奔蹂踐死者十七八進軍寧江州填塹攻城寧江入自東門出阿骨打擊盡殪之遼統軍司以聞時遼主射鹿于慶州畧不介意唯遣海州刺史高仙壽應援而已寧江州陷遼防禦使藥太師奴被獲阿骨打陰縱之使招諭遼人遂引兵還初女真部民皆無徭役壯者悉爲兵平居則漁畝射獵有警則下令諸部徵之凡步騎之杖糗皆爲備焉其部長曰勃堇行兵則稱曰猛安謀克猛安猶千

夫長謀克猶百夫長也遼主聞寧江州陷召羣臣議漢人行營副都署蕭陶曰女真雖小其人勇而善射我兵久不練若遇強敵稍有不利諸部離心不可制矣今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壓之北院樞密韓蕭得里底曰如陶之謀徒示弱耳但發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乃以蕭嗣先爲東北路都統發契丹奚軍三千及中京禁兵等七千阿骨打帥衆來禦奉至混同江會夜阿骨打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卽鳴鼓舉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遼兵方壞凌道阿骨打選壯士十人擊走之因帥衆繼進遂

遼失着

登岸與遼兵遇大風起塵埃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其獲免者十有七人樞密使蕭奉先嗣先兄也懼嗣先得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劫掠若不肆赦恐聚衆為患遼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自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鬪志遇敵輒潰遼人嘗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五年春正月阿骨打既屢勝遼其弟吳乞買率將佐勸其稱帝阿骨打不許粘夜喝等復以為言阿骨打遂於五月朔即皇帝位於是國號大金金主自將攻遼黃龍府進薄益州州人走保黃

女真以精練勝遼

龍金取其餘民而去遼遣都統幹里孕將騎二十萬步卒七萬戍邊且屯田以為長久計金主聞之率衆趨達魯古城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二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為陣謀良虎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却左翼出其陣後遼右軍皆力戰婁室銀术可衝遼中堅凡九陷陣皆力戰而出粘夜喝請以中軍助之金主使幹本往為疑兵謀良虎以得利擊遼右軍遼兵遂敗金人乘勝追躡至其營會日已暮圍之遼軍潰圍出金人逐北遼步卒盡殫耕具數千皆為金人所獲以給諸軍是役

陣法

也。遼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併其耕具，皆失之。遼主下詔親征女真，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為御營都統，以精兵二萬為先鋒，餘分五部北出駱駝，別以漢步騎三萬南出寧江州，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真。九月，金主攻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楮白馬徑涉曰：「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水及馬腹，既濟，使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其底，由是遂克黃龍府。十二月，金人聞遼主親征，粘沒喝兀术等以書至遼陽，為卑哀之辭，實欲求戰。遼主怒，下詔有女真作過大軍剪除之語。金

以一人勝
十餘萬

主聞之，乃撈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益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柰何！非人人夾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為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帥師迎敵。遼主自將至駝門，駙馬蕭特未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至幹鄰灤。金主與其臣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于此，深溝高壘以待之。會獲遼督餉者，知遼主以步將反，西還已二日矣。諸將請乘怠擊之，遂追之。」及於步答岡，金主曰：「彼眾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

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枕藉相屬百餘里獲輿輦帶帳兵械軍資它寶物馬牛不可勝紀蕭特末焚營而遁金主亦引退初女真無步卒惟騎兵千餘刻小木牌係人馬爲號五十人爲一隊前二十人重甲持矛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二人躍馬而出觀陳之虛實四面結隊而持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其分合出入應變周旋人自爲戰所以恒勝政和六年遼東京留守蕭保先嚴酷勃海苦之正月朔夜半有惡少年十餘乘酒執刀踰垣入府刺殺保先裨將勃海高衣時以

蕭保先
遼陽謀殺

兵三千屯八龍口見遼政日衰金兵方強遂覬覦其常誘勃海并戍卒入遼陽據之旬日之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遼主遣使招之不從耶律余覩以廣州勃海叛附于末昌遼主遣蕭韓家奴張琳討之四月末昌使人求援于金且曰願併力以取遼金主使謂末昌曰若能歸欵當授王爵末昌不從金主乃遣韓魯率諸軍攻末昌時遼張琳等討末昌久不克韓魯與戰敗之遂取瀋州末昌大懼率衆拒金遇金師不戰而却金人逐北至遼陽城下末昌盡帥其衆與金戰又大敗遂以五千騎奔長松遼陽人執末昌以獻

金主殺之於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係遼女真皆降於金金主以幹魯魯為南路都統遼主自燕至陰涼河募遼人為兵使報怨于女真號曰怨軍凡入營募自空州者曰前空後空自錦州者曰前錦後錦自乾自顯曰乾曰顯又有乾顯大營岩州營凡二萬八千餘人屯衛州蒺藜山以渤海鐵州人郭藥師等為師遼主命耶律淳為都元帥會四路兵防秋淳遣（幹魯魯）古書議和幹魯魯告于金主金主猶以阿疎為言淳軍至蒺藜山幹魯魯等進攻顯州遼怨軍帥郭藥師乘夜襲走之幹魯魯走遂拔顯州於

契丹

是乾懿豪徽成川惠七州皆降金初燕人馬植世為遼人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汴而內亂政和初童貫出使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謁童貫與語大奇之載與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遣使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戡之懼非中國之利兵逼遼主行營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自鴛鴦灤走雲中遺傳國璽于桑乾河三月金粘沒喝敗

遼奚王于北安州。授其城。遣谷神掠近地。獲遼護衛
習泥烈。知遼上下離心。使人報斜也。曰：遼主窮迫。若
失機會。事難圖矣。斜也意未決。韓本勸從之。遼主走
雲中。留南府宰相張琳。叅知政事李處溫。與耶律淳
守燕京。處溫聞遼主入夾山。命令不通。卽與族弟處
能及子奭。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羣臣上尊
號曰天賜皇帝。加處溫守太尉。張琳守太師。餘與謀
者授官有差。改怨軍爲常勝軍。軍旅之事悉委大石
遙降。遼主爲湘陰王。遂據有燕雲平及上京。遼西之
地。遼主所有沙漠。已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
蕃族而已。淳遣使來報。免歲幣。結好。亦遣使奉表于
金。乞爲附庸。金人不報。金取遼東勝諸州。獲河球以
歸。金主杖而釋之。朝廷旣與金約。夾攻遼。以復燕雲。
蔡京童貫主之。熙河鈐轄趙隆嘗極言其不可。貫曰：
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收
宗二百年之好。異時啓釁。萬死不足謝責。貫不悅。鄭
居中亦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爲大匡。不能守兩國盟
約。輒造事端。誠非妙算。京曰：上歷歲幣五十萬。故爾
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
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由是議寢。及金毀遼兵童

受此虛名

貫乃復乞舉兵，王黼又力贊之，乃以恭敏勸貫勸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金主遂分三進，集兵遼五上表于金，求立秦王定。金主不許，遼人遂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關，匡山自崩，戍卒多壓死，遼人不戰而潰。金兵渡關而南，遼宰相左企弓等奉表降，請金營請罪。金主竝釋之，命守舊職。而遣左企弓等撫定燕京諸州縣。蕭德妃與蕭幹自古北口趨天德，於是遼五京皆為金有。金主遣騎兵送宋使趙良嗣還，且獻遼俘，遼遂亡。紹興三年，金大殺遼宗室。宋徽宗宣和五年正月，金太宗吳乞買天會元年，先是金與宋夾攻遼，金既滅遼，朝廷以金人將歸燕，謀帥臣守之。左丞王安中請行，王黼贊于帝，遂以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為同知府。三月，遣趙良嗣至燕，求平灤二州。謂金主曰：「本朝狗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邪？」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稅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及常勝軍。我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金主謂之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良嗣既還，金聞遼主謀復故地，乃悉斷虛

乃是實話

溝北橋梁焚次舍以防之良嗣行至雄州以金書遍奏六月金驅遼宰相左企弓等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兵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遂入城言於張穀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公今臨巨鎮握強兵盡忠於遼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穀遂召諸將領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漠南金人所以急趨出山西者畏契丹議其後也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興復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爲藩鎮矣卽後日金人加兵內爲

營平之軍外籍宋人之援又何懼焉穀乃遣張謙帥五百餘騎傳留守令召左企弓等至滌河西岸數企弓等十罪縊殺之穀仍稱保大三年畫天祚像朝夕誦事必告而後行稱遼官秩榜諭燕人復業恒產爲常勝軍所占悉還之燕民旣得歸大悅穀遣人至燕京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勝之地張穀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母令西迎天祚北合蕭幹將爲吾肘腋患矣安中深納之事聞詔安中及詹度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穀聞之自謂得計金人聞穀叛遣閻母將三千騎來討穀率兵拒之于營州關

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穀遂妄以大捷聞朝廷，拜穀節度使，犒賞銀絹數萬。金主復使幹離不督闡母攻平州，會張穀聞朝廷犒賜將至，喜而遠迎。幹離不乘其無備襲之，與穀戰于城東，穀敗宵奔燕山。王安中納而匿之，金人以納叛來責，王安中諱之。金人索之益急，安中取貌類穀者斬其首與之，金曰非穀也。遂欲以兵攻燕，詔安中以穀與金，安中不得已縊穀殺之，函其首併穀二子送千金。於是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穀卽與若求藥師亦與之乎？安中懼力求罷，召爲上清寶錄宮使，以蔡靖知

燕山府事。自是降將卒皆解體而金人遂用此興師矣。宣和七年九月有狐升御榻而坐，十月初金幹離不在平州，遣人來索叛亡戶口，朝議勿遣。且聞童貫郭藥師治兵燕山，幹離不遂請于金主曰：苟不先舉伐宋，恐爲後患。金主以爲然而未敢輕舉。及使者往返，旣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領而耶律余覲、劉彥宗亦言南朝可圖，師不必衆。因糧就兵可也。及旣獲遼主，卽決意南侵。十一月郊，帝纔下壇而密報虜將犯界左右，秘之曰：恐妨恭謝宰相亦不知也。及恭謝畢，宰相又共秘之，不以聞。十二月先

是金人遣使來許割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地事擴至軍前粘沒喝嚴兵以待趨擴等庭參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粘沒喝曰爾尚欲此兩州兩縣邪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尚復何論汝家別削數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即去我自遣人至宣撫司矣貫問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金使曰兵已興何告爲宜速割河東河北以太河爲界用存宋朝宗社乃報國也貫聞之氣魄不知所爲即欲假赴闕稟議爲名遁還京師知

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太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枝梧今大王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邪願少留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未必金便能克也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爲遂行粘沒喝引兵降朔州克代州遂進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幹離不自平州破檀薊至三河蔡靖遣藥師帥師四萬五千迎戰于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劫靖及轉運使呂頤浩以降幹離不執靖及頤浩置中軍以行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爲金有幹離

不既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爲鄉導懸軍深入矣
詔內侍梁方平帥衛士守黎陽帝以金人南下悉以
禁旅付方平何灌謂白時中曰金人領國遠至其鋒
不可當今方平掃精兵以北在京皆疲兵萬一方平
不枝梧何以善後蓋留以衛根本不從召燕河經畧
使姚古秦鳳經畧使种師道將兵入援帝傳位於太
子欽宗辛巳上皇至鎮江宰執議請帝出幸襄鄧以
避敵鋒行營叅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
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
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帝顧綱曰朕今爲卿
留治兵御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疎虞綱皇恐受命
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癸酉金斡離不犯京師
兵據牟駝岡牟駝岡乃宋朝牧馬之所芻豆山積往
年郭藥師來朝奉命擊毬其間至是導金人據之是
夜金人攻宣澤門李綱禦之斬獲百餘人金人知有
備又聞道君已內禪乃退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
請行帝不許而命李稅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
稅怯懦悞國事也不聽遂命稅使金軍稅至斡離不
盛兵南向坐稅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遂與
使偕來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藥師教之乙亥金人攻

通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壯士絕城而下自卯
至酉斬其酋長十餘斬其衆數千人何灌力戰而死
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
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
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
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
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綱出則誓書已成稱
伯大金國皇帝侄大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
依其言詔出內帑及括借士民金幣遣康王構少宰
張邦昌往金軍爲質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
意身自爲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
許康王與邦昌乘筏渡壕自午至夜分始達金營种
師道帥師入援至洛聞幹離不已屯京城不或止師
道言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
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祗取辱焉今鼓行而進彼
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
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
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歛游騎但守牟駝岡
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爲老种帝聞其至甚
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

事卿意若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者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陛下餘非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統四方勤王兵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克暴曰甚其勢非用兵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穿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种氏

姚氏皆素爲山西巨室兩家子弟各不相不平仲以父古方帥熙河兵入援慮功名獨歸种氏因以士不得速戰爲怨言帝聞之以語李綱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二月朔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幹離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候騎覺之幹離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亾去李綱帥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于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

八綱類集 卷之三十一
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皆不用。幹離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爲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汭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爲質。汭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爾非朝廷意也。因罷綱。以謝金人。太學生陳東等十餘人及都民數萬人。上書于宣德門。言李綱奮不顧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蔡懋。李說之徒。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彥嫉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緣沮敗。且邦彥等必欲割地。曾不知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知邦昌等能保全人不復敗盟否也。切恐虜兵南向。大梁不可都。必將遷而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慮童貫。蔡條。朱勔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之。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奠宗社耶。邦彥等不爲國家長久之計。又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綱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咸謂不日爲虜擒矣。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闔外付種師道。宗社存亡在此一舉。不可不謹。書奏。帝乃遣

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
後期衆鬻而磔之并殺內侍數十人知開封府王時
雍麾之不退帝顧戶部尚書聶昌俾出諭青諸生始
退乃復綱右丞克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又言
願見种師道詔趨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
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麾聲諾而散明日詔誅士
民殺內侍爲首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欲盡致太學
諸生于獄人人惴怨會朝廷將用楊時爲祭酒遣聶
昌詣學宣諭然後定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
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却至是宇文虛中復
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幹離不得詔遂不俟金幣數
足遣使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种師
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爲國患
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
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姬古种
師中及府州帥折彥質等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
至汴城下而幹離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且戒
俟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之勿輕動以
啓釁時大臣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种師道罷中丞
許翰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

老難用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係當令一大劊使
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
不救之患宜遣師邀擊之帝不聽粘沒喝攻太原悉
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乃於城外矢石
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內外不相通及聞幹離不議
和亦遣人求賂宰臣以勸王兵大集拘其使而不與
粘沒喝怒乃分兵趨汴京折可求等軍皆爲所敗平
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歎曰關險如此
而使、我、過、之、南、朝、無、人、矣、命、种、師、道、爲、河、北、河、東、宣
諭使駐滑州姚古爲河北制置使种師中副之古總

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而師道實無兵自隨乃
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廷以大敵
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師中波河上言粘沒喝
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禱其不意當可以
逞朝廷疑不用幹離不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
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幹離不遂出境姚古以兵
復隆德威勝扼南北關太原圍不解詔种師中由井
陘與姚古犄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
等縣留屯真定時粘沒喝避暑還雲中留屯分就畜
牧覘者以爲將遁告于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中

戰責以逗撓師中歎曰逗撓兵家之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令老矣，忍受此爲罪乎？即日辦嚴約，姚古俱進，而輜重賞犒之物皆不從行。師中抵壽陽之石亢，爲金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統制焦安節妄傳粘沒喝將至，故古失期不至。師中兵饑甚，敵知之，悉衆攻。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纔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闖入京師，自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爲憂。

數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復爲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種師中敗潰，種師道以病乞歸，南仲請棄三鎮，綱言不可。乃以綱爲宣撫使，劉幹副之。以代師道。又以解潛爲制置副使，以代姚古。陛辭又爲上道，唐恪、聶昌之奸任之，必誤國。進次懷州，造戰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赴。其求柰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

疏上不報趣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勝軍劉韜屯
遼州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范瓊屯南北
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將皆承受御書
事皆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多不遵
命綱嘗具論之雖降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綱又上
疏極論節制不專之弊且言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
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及范世雍以湖南兵
至因薦爲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擊虜會以議和
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代還粘沒喝乘勝急攻太原
知府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遂陷孝純被執旣又釋
而用之金分兵陷汾州知州張克戩畢力扞禦城破
猶巷戰不克乃南向拜自引決一家歿者八人罷李
綱知楊州置四道都總管府從何棗之請唐恪耿南
仲專主和議帝乃命馮澥副康王往王未行而車輅
至長垣爲金人所却玉遂不行至是雲還言金人中
變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駭震粘沒
喝至河外河北宣撫副使折彥質以兵十二萬拒之
夾河而軍時大河守禦使李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
上粘沒喝曰南軍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
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彥質之衆皆潰粘沒喝

既渡河不復言三鎮直遣人來言欲盡得兩河地請
畫河爲界於是京師戒嚴遣馮澥李若水往使行至
中牟守河兵相驚以爲金兵至左右謀求問道去澥
問何如若水曰戍兵畏敵而潰柰何效之今正有歿
爾敢言退者斬衆乃定旣行若水屢附奏言和議必
不可諧乞申飾守備王雲固請康王往使詔雲以資
正殿學士副王使幹離不軍許割三鎮奉袞冕玉輅
尊金主爲皇叔且上尊號十八字王由滑濟至磁州
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
大王其兵已逼復去何益願勿行會康王出謁嘉應
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王勿北去厲聲指雲曰真奸
賊也王出廟行民譟執雲殺之時幹離不軍濟何遊
奕日至磁城下蹤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
書請王如相服橐鞬部兵以迎于河上王遂行至相
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由是受知議
者以爲是役雲不歿王必至金無復還理相州湯陰
人岳飛少負氣節劉韜宣撫真定募敢戰士飛與焉
屢擒劇賊至是因劉浩以見王金陷懷州守臣霍安
國等死之安國被圍捍禦不遺力鼎澧兵亦互相與
共守城陷粘沒喝引安國以下問不降者爲誰安國

曰守臣安國也。問餘人通判林淵等同辭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粘沒喝令引于東北鄉望拜，亦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唐恪計無所出，密言于帝曰：唐自大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知子居守，而幸西洛，連據秦雍，領天下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開封尹何、粟人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翻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南道都總管張叔夜聞召，即日自將中軍令子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軍，合三萬餘人與金游兵轉戰而前。至都下時，東道都總管胡直孺亦將兵入衛，與金人遇于棗州。兵敗，被執。金人示于城下，都人大懼。唐恪從帝巡城，爲都人遠擊策馬得脫，遂卧家求去，乃罷之。詔張叔夜僉書樞密院事，將兵入城。詔遣馮澥、曹輔與宗室仲溫、士諱如金軍以請和。既至，粘沒喝卽遣還不與交一語。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爲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何、粟以爲然。密草詔藁上之。帝令募死士，得劉定等四人，遣持蠟詔如相州，拜爲兵馬大元帥。知中山府陳遘爲元

師汪伯彥宗澤爲副元帥使盡起河北兵速入衛定
至相州於頂髮中出詔王讀之嗚咽軍民感動金人
攻通津宣化門范瓊以千人出戰渡河水裂沒者五
百人自是士氣益挫金兵遂登城衆皆披靡四壁兵
皆潰金人焚南薰諸門統制姚友仲死於亂兵四壁
守禦使劉延慶奪門出奔爲追騎所殺京城遂陷帝
聞城陷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衛士人都
驩執金使劉晏殺之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
子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率其衆數百欲邀乘
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孫傳梅執禮呂好問侍宣
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奸臣不用直言所致
孫傳訶之宣以語侵傳好問譬曉之曰若爲忘家族
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爲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
無缺而後動詎可輕邪宣詘服曰尚書真知軍情麾
其徒退何舉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
乃止十二月康王開大元帥府于相州有兵馬萬人
分爲五軍而進旣渡河次于大名宗澤以二千人與
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履冰渡江見王曰京城受
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納之旣而知信德府梁揚和
以三千人至張俊苗傅楊沂中皆在麾下兵威稍振

會帝遣曹輔齎蠟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
可屯兵近甸毋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
殺譎是欲欺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
引軍直趣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
異謀則吾軍已在城下伯彥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
乃命澤趣澶淵自是澤不得與帥府事矣耿南仲及
伯彥請移兵東平從之帝還宮士庶及太學生迎謁
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金遣
使求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疋於是
大括金銀定京師米價勸糶以張民縱伐紫筠館花
木以爲薪以陳過庭折彥質等爲割地使又分遣歐
陽珣等二十八人持詔而往珣嘗上書極言祖宗之
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
他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地他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
珣乃以珣爲將作監丞奉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
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奸臣所悞至此吾已辦死
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京焚死
之范致虛聞汴京圍急會陝西節度使錢蓋之師凡
十萬人援至二年春正月詔兩河民降金民不從庚
子帝命太子監國復幸金營河東割地使劉韜至金

營金人遣韓正館之僧舍謂韜曰國相知君今用君
矣韜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正曰軍中議立
異姓欲以君爲正代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韜
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貞女不事二夫忠
臣不事二君況主辱臣死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此
予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卽沐浴
更衣酌卮酒而縊金人歎其忠瘞之寺西岡山徧題
憲壁以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斂顏色如生副元帥
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
康王檄諸道兵會京師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等令
合兵入援皆以澤爲狂不答澤遂孤軍進至衛南先
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
益生兵至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
生士卒知皆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
却數十里澤計敵衆勢必復來乃夜徙其營金人夜
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澤出其不意遣
兵過大河襲擊敗之二月帝自如青城都人日出迎
駕而粘沒喝留不遣太學生余揆上書請帝還宮金
人取而殺之吳乞買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爲
庶人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許丙寅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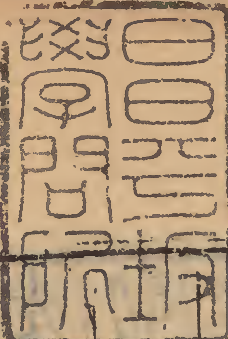
人塹南薰門路人心大恐二月丁卯金人令翰林承旨吳升吏部尚書莫儔入城令推立異姓堪爲人主者且邀上皇出城孫傳曰吾惟知吾君可帝中國若立異姓吾當死之上表金人請立趙氏不報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李若水抱帝而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粘沒喝令鐵騎十餘守視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爲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觀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

家矣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傳留家太子不遣統制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潰圍而出傳不從而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及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給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鬪殺傷誤中太子因帥兵討定斬其爲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吳升莫儔督脇甚急范瑗恐變生以危言警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傳曰吾爲太子傳當同死生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

南薰門范瓊力止傳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
何預傳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傳也當歿從遂宿門
下以待命若水在京營旬日粘沒喝召問立異姓狀
若水因罵之爲劇賊粘沒喝令擁之出若水反顧罵
益甚謂其僕曰我爲國死職耳柰併累若屬何又罵
不絕口監軍過破其唇喫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
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凶死義者十數南朝
惟李侍郎一人時金酋邀索金帛每日和議已定但
但需滿數則奉天子還闕戶部尚書梅執禮及禮部
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皆主根索
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
死雖肝腦不計於金銀何有哉顧比屋枵空無以塞
命耳金酋怒先取其副胡舜陟等各杖之百搥四人
殺之而梟其首士庶莫不隕涕憤歎吳玠莫儔復召
百官議立異姓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王
時雍問於拜儔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
爲然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金營衆問金人意
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遂
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夜
及孫傳置軍中粘沒喝召叔夜給之曰孫傳不立異

姓已殺之。公年老，大家豈可與傳同歿？叔夜曰：世受國恩，義當與之存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金人皆義之。太常寺主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大學，不書名。唐恪書名，仰藥而死。已而時雍復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諭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馬伸獨奮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容坐視？乃約中丞秦檜共爲議狀，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蠹國害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吳玠莫儔持狀詣軍前，拜昌入居尚書省。三月，金人勸進邦昌，始欲引決。或曰：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塗炭一城，邪？適金人奉冊寶至，邦昌北面拜舞受冊，卽位。號大楚，遂升文德殿設位，御床西受賀，遣各門傳令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閣門宣贊舍人吳革耻屈節異姓，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殺其妻孥，焚所居，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襲之，殺百餘人，捕革併其子殺之。又擒斬十餘人。邦昌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雖不改，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去年號姦，閫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唯時雍每言事稱臣，啓

陛下又觀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見金使好問爭之
乃止時雍復議肆赦始開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
誰赦邪乃止赦城中而選郎官爲四方密諭使及金
人將還邦昌詣營祖之服柘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
起居時雍秉哲并儔皆從士庶觀者無不感愴幹離
不遂脅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王妃嬪及康
王母章賢妃康王夫人刑氏等三千人由滑州去粘
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棗孫傳張叔夜陳
過庭司馬朴秦檜由鄭州去而歸馮澥曹輔孫覲汪
藻等于張邦昌邦昌率百官遙辭二帝于南薰門衆
慟哭有朴絕者宗澤在衛開二帝北行卽提軍趨滑
走黎楊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
勒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帝自離青城頂青毡笠
乘馬後有監軍隨之目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輒掩面
號哭至代工部員外郎滕茂實號泣迎謁茂實蓋嘗
副路允之出使者粘沒喝逼茂實胡服茂實力拒之
見者墮淚茂實請侍舊主俱行粘沒喝不許帝從代
渡太和嶺至雲中先是高麗王侯求醫於朝詔二醫
往留二年而還二醫至高麗侯不求醫藥諄諄問宮
禁事二醫恠之久之侯乃曰有密事欲言於朝恐非



朝廷所親信故探之耳聞朝廷將用兵于遼遼兄弟
 之國待六
 邊扞女直虎狼耳不可交也業已然
 願二醫歸報天子

備醫還奏之然已無及矣

八編類纂

